

陆游与唐婉的爱情

□杨应和

陆游是南宋爱国诗人，他的诗词里几乎都是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的作品，但他的几首爱情诗同样十分动人。他年轻时，与唐婉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，因母亲以“无后为大”和“干挠仕途”等理由，硬生生地把他们拆散。

在绍兴沈园的斑驳碑墙上，陆游的《钗头凤·红酥手》与唐婉回应的《钗头凤·世情薄》两首诗词，历经八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，构筑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美的爱情绝唱。每个游人读起来潸然泪下，仿佛感触到陆游那痛彻心扉的断肠情愫，以及唐婉哀婉深挚、凄楚动人的痛苦与无奈。

至真至诚的爱情，总是让人刻骨铭心，永世难忘。多年以后，陆游在他75岁时写的《沈园（二首）》，81岁时写的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（二首）》，都是对逝去的唐婉绵绵不绝的思念，其情真意切，令人动容，被后人称作“绝等伤心之诗”。

然而，深情的表达是否应以不伤害他人作为前提？爱情的“绝唱”背后，是否隐藏着被忽视的牺牲者？

陆游仕途不顺，一次游园解闷，恰巧遇到也在沈园游玩，已成赵士程妻子的唐婉，据传赵士程宽容，理解陆游和唐婉的感情，便让唐婉送一壶老酒和点心给陆游。按理说，唐婉被陆游母亲拆散后，虽然藕断丝还连，可都各自成家，唐婉与赵士游结为夫妻，陆游也另娶了王氏，再有思念，都应埋藏心里。可事实上，陆游反而把一腔思念写在碑墙上，昭告天下，这让已接纳唐婉的赵士程情何以堪？

隔年，唐婉再游园时，看到碑墙上那如诉如泣的诗，已愈合的伤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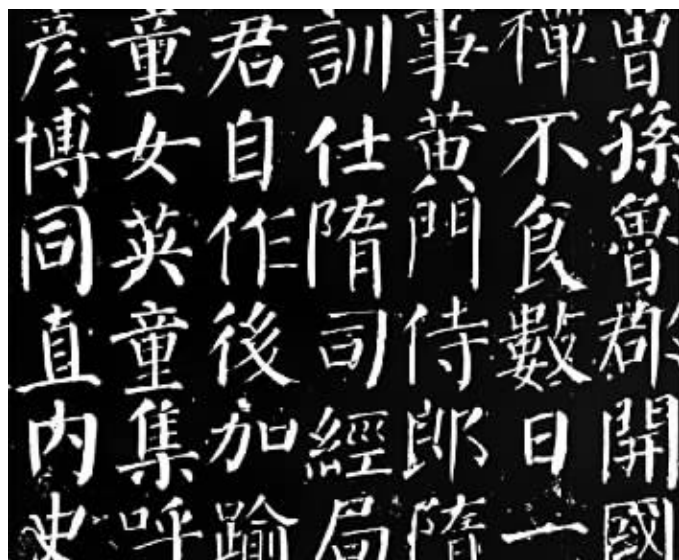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撕裂。她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不仅湿了脸上的胭脂，就连那方丝手帕都浸透了泪水。唐婉陷入情感纠葛，她既怀念旧情又顾及新家庭，最终抑郁成疾，不久就离开人世。

王氏与陆游生活了50多年。据《山阴陆氏族谱》记载，育有7子2女，陆游的诗词中，也只是在王氏去世后，在《令人王氏壙记》仅仅百字提及，且毫无哀伤之情，这对伺候他后半生的王氏很是可怜。

反观北宋的苏轼，在其爱妻王弗病逝十年后所作《江城子·记梦》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……”后来跟随苏轼一路颠沛流离，经历人生低谷和落寂，不离不弃的王润之，苏轼在《润之吾爱》《念润之》《少年游》《蝶恋花》等诗词中多有念及。他甚至在王润之死后的祭文中写道：“旅殡国门，我实少恩。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”生则同食，死则同穴，苏轼的深情与陆游相比，更兼现实与回忆。

陆游与唐婉的悲剧，是封建礼教的桎梏，其暴力，较之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更显残酷，至少鲁迅给予了基本人道保障，而唐婉最终“病魂常似秋千索”香消玉殒。陆游老年，唯有以文字为冢，埋葬那永不愈合的伤口。

可惜史笔如刀，只镌刻才子佳人的悲欢，却将配角的痛楚永远埋进了时光的尘埃。但若以现代视角审视，或许，爱情的最高境界应如苏轼那样，不仅在于铭记逝去的美好，也在于珍惜眼前的温暖，在追忆与现实的平衡中展现情感的成熟度。



《颜勤礼碑》

颜真卿的忠烈密码

□李亚儿

在西安碑林，那么多名碑，唯独《颜勤礼碑》令我念念不忘。

记得那天到达碑林时，正是午后三点，炽烈的阳光透过古朴的飞檐，在青砖地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。踏入碑林大门，一股历史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，这里宛如一座沉睡的碑文宝库。展厅如时光的匣匣，分门别类锁着千年墨迹。

穿过篆隶楷行草交织的碑文长廊，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——颜真卿的碑刻，正在尽头静默等待。

展厅里，微黄的灯光温柔地洒在石碑上，《颜勤礼碑》巍然矗立其中，岁月侵蚀的纹路，古朴而沧桑。“颜勤礼碑”四个大字遒劲雄浑，即便历经千年风霜，仍透着一股不可撼动的威严。那横竖撇捺间蕴含的磅礴气势，直抵人心。我逐碑驻足，凝神细品，展厅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

目光在碑身斑驳的纹路上停留，那些被千年风雨啃噬的刻痕，像一道未愈合的历史伤口，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光。正当我沉醉于碑刻的筋骨时，记忆突然被拉回到三年前的与颜体初遇的那个午后。那时秋阳正好，儿子的书桌上堆满了草稿。从最初握笔时抖出的歪扭墨团，到如今横画起笔时能压出‘蚕头’的劲力，竖钩收笔处敢送出‘钉头’的锋芒，他笔下的‘颜体筋骨’，在日复一日的临摹中慢慢挺起身骨。我们围坐在书桌旁，一边欣赏颜真卿的书法，一边畅聊他的故事，其中谈论最多的，便是那幅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
儿子缓缓道来：安禄山叛乱，山河破碎。颜真卿与兄长颜杲卿忧国忧民，毅然揭竿而起。然而，因孤立无援，颜杲卿不幸被俘。叛军的威逼利诱没有让他屈服，最终，颜氏一家30余口惨遭杀害，为国尽忠。颜真卿在为兄长一家收拾尸骨时，千辛万苦才找到了兄长颜杲卿的部分

尸骨，以及侄子颜泉明残缺的腿骨。想象着当时的场景，残垣断壁间，硝烟未散，颜真卿颤抖着双手，轻轻捧起亲人残缺的遗骸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滴落在满是尘土的地面。目睹这惨烈的景象，他悲痛欲绝，满腔悲愤化作笔尖的力量，写下了这篇《祭侄文稿》。墨迹中浓重的飞白似泪痕未干，涂改处的墨团如压抑的呜咽，每一道笔触都在诉说着国破家亡的剧痛。“贼臣不救，孤城围逼”，每一个字都似血泪凝成，穿越千年岁月，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肝肠寸断的悲怆。听着儿子的解读，我热泪盈眶，对颜真卿肃然起敬，原来这传世佳作的背后，藏着如此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看着这篇血泪凝成的绝笔，我不禁好奇：究竟是怎样的家族，才能孕育出如此刚正的灵魂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开启了探究之旅。依据山东曲阜《颜氏宗谱》、湖北大悟金岭村《颜氏宗谱》等家族文献考证，颜真卿乃孔门贤哲颜回第四十世孙。颜回以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仍安贫乐道的精神为儒家典范，其恪守仁德的品格历经千年传承，在颜真卿身上化为笔锋遒劲的书法风骨，更淬炼成以“忠孝”立身的壮阔人生。

史书中，帝王与史家不吝赞誉——唐玄宗赞他“忠能保国”，道尽耿耿赤心；《新唐书》称其“立朝正色”，勾勒出刚直风骨。字字珠玑间，那份跨越千年的浩然之气，早已融入他笔下的横竖撇捺，也化作颜氏一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。

夕阳的金红漫过碑刻，“立德践行，行全忠孝”在光影中熠熠生辉。这8个字，恰似颜氏家族镌刻千年的精神密码——颜回以淡泊守仁德，颜杲卿用壮烈证忠魂，颜真卿凭忠孝铸丰碑。随着最后一缕日光，他们用生命写就的故事与碑刻融为一体，化作墨香，飘散在碑林的暮色中。



越剧《陆游与唐婉》剧照。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徐杰 高凯 审读邱立波
2025年9月21日 星期日